

聖教要典全

255  
352

008579-000-4

特21-704

聖教要典

宮本 正貫/編

M43

AAC-1440



文學士宮本正貫編

# 聖教要典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特21  
704

## 聖教要典緒言

聖人者萬世之師也。聖人之道即人之道矣。人類苟不滅。則人道不可廢焉。然而聖教之要。莫切於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所以刻聖教要典也。

一、講究聖經者。莫博且精於朱熹。是所以此篇概據其所定也。

一、獨論語採藤南岳翁彙纂。其他孝經刊誤。學庸章句。孟子要畧。皆用朱氏之意。但孟子要畧。世有二本。而真德秀所序之者未完。因茲取曾國藩所註之本。

緒言

明治  
48. 5. 25

內交

一、各篇章字句。古來有疑議。先哲有定論者。窃擇善折衷。於是乎。全篇序次整然。文脉貫通。庶幾乎讀者快然矣。

一、若夫改易經文。罪無所逃矣。蓋神變使不倦。變易之宜也。亦濟時之權也。而經自在其中矣。豈徒做腐儒墨守之輩乎哉。

宮 本 正 貫 識

### 聖教要典目次

- 第一 孝經刊誤 凡十五章
  - 第二 大學章句 凡十一章
  - 第三 中庸章句 凡三十二章
  - 第四 論語彙纂 凡十篇 凡四百九十一章
  - 第五 孟子要畧 凡五篇 凡八十五章
- 計 六百三十四章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徵五典。禹以致孝而叙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備見於禮記所載。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其爲孝蔑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

海之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芽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壹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則王道。顧不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注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諸

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闈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脩。一至於此。桓桓文公。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易四書。爲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註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經爲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文義猶闕。顧非一大缺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胡庭芳挈其高弟董真卿。訪余雲谷

山中手携孝經大義一書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之所輯也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而切實熟玩之則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謾聞所能窺者族兄明仲敬爲刊之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滕五十里國耳其君一用之至於四方艸偃風動一時行事猶班班有三代之風學問之功用固如此晉武魏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以啓導而充大之悠悠蓋壞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人心秉彝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則必

以二帝三王之教爲教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歲在乙巳陽復之月前進士武夷熊禾序時大德之九年也

# 孝經

宋 朱熹 刊 誤  
董鼎 大 義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仲尼孔子字名丘。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稱子者尊之也。此書曾子門人所記也。孔子稱字。曾子稱名。師弟子之義也。閒居燕居之時也。仲尼呼曾子之名。而語之。以古先聖王之所以治天下。自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其心。故天下之民。以此和協而親睦。上下舉無

所怨。汝其知之否乎。蓋天下之怨。每生於不和。不和之患。常起於不順。今有一箇道理。能使之和順。而無怨。誠學者所當知也。引而不發。重其事。而未欲遽言之也。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五者皆謂之德。而此獨舉其德之至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即仁義禮智之性。率而行之。以為天下之達道者也。皆謂之道。而此獨舉其道之要道也。德也。一理也。見於通行者。謂之道。本於自得者。謂之德。德之至。即所以為道之要。順者不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強拂為之。

也。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禮師有問。辟席起對。曾子見孔子舉其德。而曰。至德舉其道。而曰。要道。其事重大。故辟席而起。辭讓而對。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至此。方言出一孝字。即所謂至德要道也。仁義禮智。雖皆謂之德。而仁為本心之全德。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孝為德之至。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五者。雖皆謂之道。而親生膝下。行之最先。故子孝於父。獨為道之要。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一念之發。生生不窮。猶木之有根也。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本立則道生。移之以事君。則忠矣。資之以事長。則順矣。施之於閭門。則夫婦和矣。行之於鄉黨。則朋友信矣。充拓得去。舉天下之大。無一物而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而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孝之義甚大。而其為說甚長。非立談可盡。故使復位而坐。而詳以告之。孝以守身為大。身者親之枝也。舉其大

而言之。則一身四體。舉其細而言之。則毛髮肌膚。此皆受之於父母者。父母全而生之。我當全而歸之。為人子者。愛重其身。而不敢少有毀傷。此乃孝之始事也。至於能立其身。能行其道。不惟自揚其名。而又以顯其父母。此則孝之終事也。故夫所謂孝者。始於事親。為孝子。中於事君。為忠臣。忠孝兩盡。則終於立身。為全人矣。蓋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未有孝而不仁者也。未有孝而不義者也。未有孝而無禮無智無信者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兄。則悌。以之治民。則愛。以之撫幼。則慈。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蓋不

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而後方可言立身故。以是終之。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

親謂父母也。愛者仁之端。敬者禮之端。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孔子既言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於是首言天子之孝。天子者又德教之所自出也。爲天子而愛其親者。必於人無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我之愛既盡。則人亦興於仁。而不知所愛矣。我

之敬既盡。則人亦興於禮。而不知所敬矣。夫如是。則四海之大。百姓之衆。皆知有所視倣。而同歸於孝矣。此蓋天子之孝當如是也。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之則下效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敬其親者。如此。其至則下之人所以愛敬其親者。亦莫敢不至。況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敬兄。本人心天理之固有。天子亦順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哉。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如此。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

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居尊位也。危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滿處富足也。溢涌泛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社稷國之主也。諸侯初受封。則天子賜之土。使歸其國而立社稷。以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也。諸侯在一國臣民之上。而不敢自驕。則身雖居高。而不至於危殆不安矣。制節財用。謹守法度。則財雖盛滿。而不至於涌泛蕩溢矣。居高位而不危。則不失其位之貴。是所以長守此貴也。處盛滿

而不溢。則不失其財之富。是所以長守此富也。富與貴常不離其身。如此。然後方能保有其社稷。而和調其民人。此蓋諸侯之孝。當如是也。蓋自其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而得之哉。則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若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爲孝者。莫大於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恣爲驕奢。至於危溢。以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民人。則不孝莫甚焉。此諸侯

所當戒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禮，異章服以別品秩。卿有卿之服，大夫有大夫之服。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實得而見之躬行者也。無擇謂言行皆遵法合度而無可選擇也。爲卿大夫者當遵守禮法，謹修德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不中，身之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道。惟恐言輕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也。以此之故，非法則不言，言則必合法。非道則不行，行則必中道。出於口者，既無可擇之言，行於身者，亦無可擇之行。是以言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口過行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怨惡。服法服，道法言，行德行，三者既全備矣。然後上無得罪於君，下無得罪於民。斯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祖之祭祀矣。此蓋卿大夫之孝道也。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卿與大夫同。若服非法之服，是僭也。道非法之言，是妄也。行非德之行，是僞也。三者有其一，則不免於罪。

而宗廟有所不能守矣。故以是言之。卿大夫通王朝侯國之卿大夫而言。卿之上有公。即諸侯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於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為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於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為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以此之故事母取其

愛事君取其敬。合愛與敬而兼之者。惟父然也。故由是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為忠矣。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為順矣。盡其忠順而不失其道。以此事其上。然後能常安其祿位。永守其祭祀矣。此蓋士之孝。當如是也。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為重也。庶人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此章蓋言人必有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敬。父兼之。所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一而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故移孝以事君。則為忠。移敬以事長。則為順。能保爵祿而守祭祀。豈不宜哉。士事也。自一命以上。皆有所事。故名曰士。士有上中下三。初

命爲下士等而上之爲中士上士。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天之道謂天道流行爲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地之利謂土地生植農桑之利也。謹身者謹修其身不妄爲也。節用者省節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爲士既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養父母爲孝。然養父母在於足衣食足衣食在於務農桑務農桑又在於順時令別土宜。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歛冬閉我則以春耕以夏耘以秋收冬藏。用天之道如此則順時令矣。地之利高下燥濕各有宜植我則或禾黍或秔稻或菽麥桑

麻因地之利如此則別土宜矣。蓋順天道而不辨地利則物無以成辨地利而不順天道則物無以生必天道地利二者皆得而後生植成遂有以足於衣食矣。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陷於刑戮侈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飢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則庶人之孝所當然也。庶人泛指衆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唐玄宗云。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自天子而下。爲諸侯。爲卿大夫。爲士。爲庶人。凡五等也。夫子既條陳五孝之用。而具言孝道之極。至則天子可以刑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守宗廟。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至之效。有如此者。聞者亦宜有以自勸矣。然猶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不果。而反以吾言之行與不行。爲無所損益於是。又有以警戒之謂。以此之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各盡其孝。而有終始。則福必及之。如前所云者。苟或雖知爲孝。而無終始。則禍必及之。不得如前所云者。蓋所謂孝者。雖有五等之別。實

爲百行之本。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故夫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云如此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言理之所必無也。學者可不敬誦而謹行之哉。

右經一章。朱熹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見聖言全體大義。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夫子言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戶到耳。提而面命之也。亦在施得其要而已。必教之以孝。使凡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之以悌。使凡為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之以臣。使凡為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蓋致吾之敬者。

終有限。惟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斯無窮也。又引洞酌之詩曰。君子有如此愷悌之德。民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為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

右傳之首章釋至德以順天下。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釋至德章。既言教民以孝悌之事。至此章又申言之。而并及乎禮樂。孝所以愛其親也。故欲教民以相親相愛。則莫有善於孝者矣。悌所以敬其長也。故欲教民以有禮而順。則莫有善於悌者矣。得其和之謂樂。樂有鼓舞。



動蕩之意。故欲移改其風變易其俗。則莫有善於樂者矣。得其序之謂禮。禮有上下尊卑之分。故欲上安其君。下治其民。則莫有善於禮者矣。此四者。蓋舉其要而言。然孝悌禮樂一本也。此經本以孝為要道。而四者之中。孝又為要。孝於親。必悌於長。孝悌之人心必和順。和則樂也。順則禮也。四者相因而舉。有則俱有矣。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上文兼言孝悌禮樂四者。至此又獨歸重於禮。至於言

禮。則又以敬為主。蓋父母於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故經雖以愛敬兼言。而此獨言敬。而以禮為重者。蓋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也。故又極推廣敬之功用。蓋此心之敬。隨寓而見。以此之敬而敬人之父。則凡為之子者莫不悅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兄。則凡為之弟者莫不悅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君。則凡為之臣者莫不悅矣。彼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本皆有敬父敬兄敬君之心。而吾先有以敬之。則深得其歡心矣。此之敬加於一人。而彼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所守者約而施者博。此之謂要道也。所以

結一章之旨。

右傳之二章釋要道。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為常。故曰經。地以承順為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像父母也。得天之性而為慈愛。得地之性而為恭順。慈愛恭順。即所以為孝。故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孝本天地之常經。而人於是取則焉。

焉。則者法也。天地之經常久而不變。人之取則於天地。亦常久而不易。其於衆人之中。又有聖人者。出法天道之明。因地道之義。以此順天下。愛親敬長之心。而治之。是以其為教也。不待戒肅而自成。其為政也。不假威嚴而自治。無他。孝者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政教之速化如此。

右傳之三章蓋釋以順天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昔者謂先代明王明哲之君。遺忽忘也。小國之臣謂土

地褊小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也。夫子言昔者明哲之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忘。小國之臣且不敢遺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故所以得天下萬國之歡心。天子建國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十里以下皆小國也。合大小之國極言其多故曰萬國。以萬之衆而皆得其歡悅之心則尊君親上洞然無間。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而宗廟尊安。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孝道至矣。孝道之至如此而嗣世之君乃不皆然則以不明不誠故也。明足以有見而

知事理之必然誠足以有行而不忘於微賤則萬國歸心。先王世享矣。夫子所以首稱明王而繼言其不敢蓋不敢之心則祇懼之誠也。即經言天子之孝不敢惡慢於人是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此言諸侯之孝治諸侯治一國者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此二者則所謂天下窮民與夫疲癯殘疾顛連無告皆在矣。侮慢忽也。一命以上為士。民則農工商賈也。諸侯有卿大夫只言士民亦舉小以見大耳。百

姓或謂百官族姓。或謂民之族姓。然以上文萬國例之。當是官族大夫之家。先君始受命為國君者也。自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諸侯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人。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得百姓之歡心。百姓之心無不懽悅。則能和其民人。保其社稷矣。以此而事奉其先君。豈非孝道之大者乎。此與經言諸侯之孝相發明。不敢侮鰥寡。即不驕不奢之極。得百姓之歡心。即長守富貴之本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

事其親。

此言卿大夫之孝治。士庶人亦并舉矣。古者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所謂臣妾也。臣妾賤而疎。妻子貴而親。人之情常厚於親貴。而薄於疎賤。而昔之為卿大夫以孝治其家者。推其愛敬之心。下及於臣妾。曾不敢少有失於臣妾之心。彼疎賤者。尚如此。而況於妻子之親貴乎。則不失其心。可知矣。是以無貴無賤。無親無疎。皆得其人之懽心。而有以事其父母矣。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總結治天下國家三節。夫然猶言惟其如此也。故猶言是以如此也。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奉祀安者。其心無憂。享者其魂來格。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家而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如此。故其生而存則親安之。沒而祭則鬼享之。由其心意之所安。所以魂氣之易感也。是以普天之下。既和且平。和則無乖戾之氣。故災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事。故禍亂不作。災害如水旱疾疫。生於天者也。禍亂如賊

君弑父。作於人者也。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人人盡孝。則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夫子遂總結之曰：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所以至此。皆明王之力也。又引抑詩以明之。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以明明王以孝治天下。故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其國家也。

右傳之四章。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

曾子既聞明王以孝治。其極至之效如此。於是又推廣

而言敢問。天子聖人之所以為治者。固皆本於孝矣。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德者。果無以加於孝乎。抑亦有在於孝之上。可以致理成化。過於此者乎。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天地之生成萬物者。雖以陰陽之氣。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夫子言。人所稟受於天地之性。則比萬物為最貴。以能與天地參。為三才也。以天地之性言之。則人為貴。以人之行言之。則孝為大。何也。人稟天地之性。不過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專言仁。又為人心之全德。義禮智信皆包括於其中。

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仁之發見。如水之流行。親為第一坎。仁民為第二坎。愛物為第三坎。此人所行之行。莫大於孝也。人惟不知孝之大也。是故失於自小。惟不知人之貴也。所以失於自賤。自賤則雖有人之形。無以遠於禽獸矣。自小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拔於凡庶矣。此夫子答曾子之問。必先之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所以使人知所自貴。而先務其大者。董仲舒謂。必知自貴於物。而後可與為善。亦夫子之意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此極言孝之大者。嚴尊敬也。配合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名且食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周公。人子之孝於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享上天。惟天為大。尊無與對。而能以已之父與之配享。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之節。則有限。求其能盡孝之大。而嚴父以配天者。則惟周公其人也。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制為嚴父配天之禮者。周公也。故夫子稱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后稷舜之臣。名棄。舜命為稷。使教民播種百穀。始封於郟。為諸侯。君其國。故稱曰后稷。是為周之始祖。文王大王之孫。王季之子。武王之父。名昌。明堂王者出政布治之堂。南面向明。故曰明堂。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夫子言。昔者周公之制禮也。郊祀祭天。則以后稷配尊。后稷猶天也。宗祀祭帝。則以文王配尊。文王猶帝也。周

公之所以尊敬其祖父如此。是以德教刑于四海。四海之內。為諸侯者。各以其職分所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廟之事。孝道之感人。若是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於孝乎。夫子答曾子之問。意已盡矣。下文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膝下。謂孩幼嬉戲於父母之膝下也。養奉養也。嚴尊嚴也。敬禮敬也。親親昵也。愛慈愛也。本謂天性也。聖人教人以孝。非強之使然。乃順其自然。蓋親生膝下。其初固

惟知有親昵而已。未嘗知有所謂尊嚴之道。然一體而分。則自然有親愛不容已之情。天之性也。雖曰親昵。而其尊卑。已自有不可易之序存焉。天之分也。此蓋其本然之所固有。而聖人立教。亦非強其所無而為之。故曰。因嚴而教敬。因親以教愛。所以教之愛敬者。不過啓其良心。發其善性。而非有所待乎外也。故其教不待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而自治。人子之生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長我育我。出入腹我。骨肉之親。無有密於此者。生養之恩。無有大於此者。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父母恩德與天地并。雖盡孝道。欲以報之。亦復



無有窮極。此皆人心固有之理。是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聖人復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於不敬。於是因嚴教敬。使愛而不至於褻。又因親教愛。使敬而不至於疎。此聖人所以有功於人心。天理而扶植彝倫於不墜也。

右傳之五章釋孝德之本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此章雖引以子曰字。更端終是承上章之意。父子之道。

天性謂親也。君臣之義。謂嚴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以父之親言。故曰。續莫大焉。以君之尊言。故曰。厚莫重焉。德主愛。亦是就親字說。禮主敬。亦是就嚴字說。此蓋就所因者本也。說一本之意。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如水之一源。而千條萬派。皆此源之流。如木之一根。而千枝萬葉。皆此根之發。孟子一本之說。正謂是也。若昧一本之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則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則謂之悖禮。蓋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則為順。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則為逆矣。

右傳之六章釋教之所由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此教之以善也居謂平居暇日無事之時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也敬者常存恭敬不敢慢易也養謂飲食奉養之時樂者歡樂悅親之志也病者謂父母有疾疾甚而病憂憂慮不遑寧處也喪謂不幸親死服其喪也哀哀戚追念痛切也祭謂親沒而祭祀之嚴謂精潔肅敬謹畏將事也人有一身心爲之主士有百行孝爲之大爲人子者誠以愛親爲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平居無事常

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謂能然皆以敬爲本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戒之以不善也孝子之事親者居人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爲人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已之醜類等夷則當和順以處衆而不可爭競苟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亡爲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

醜而爭則啓釁而召兵。曰驕曰亂曰爭。三者不除而曰  
 亡。曰刑曰兵三者必至。危亡之禍憂將及親。其為不孝  
 大矣。雖曰具牛羊豕三牲之養。自以為盡禮。親得安坐  
 而食乎。故曰猶為不孝也。愚按此章以敬為主。則有前  
 之善。無後之不善。不敬者反是。事親而欲盡孝者可不  
 愛親而先盡敬乎。

右傳之七章。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墨者刺字而涅以墨。劓  
 截其鼻。剕斬其趾。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辟。法也。大法

死刑也。古用肉刑。漢文帝始除之。斬左趾者答五百。當  
 劓者答三百。率多死。景帝又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  
 百曰二百。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孔子蓋引此句以為刑罰之條目。雖如此其多。而罪  
 之至大者。無過於不孝。則不孝者天地所不容也。上章  
 已足為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戒矣。於此又兼士庶人之  
 戒焉。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極言不孝之罪所以為大。君者臣之所稟令者也。而

敢於要脅之。是無其上。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議之。是無其法也。人莫不有父母也。而敢以孝道為非。是無其親也。人必有親以生。有君以安。有法以治。而後人道不滅。國家不亂。若三者皆無之。此大亂之道也。三者又以不孝為首。蓋孝則必忠於君。必畏聖人之法矣。惟其不孝。不顧父母之養。是以無君臣。無上下。詆毀法令。觸犯刑辟。不孝之罪。蓋不容誅也。

右傳之八章。朱熹曰。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故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子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

上謂君也。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謂為臣者趨朝退朝時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故夫子言君子之事君上也。進見於君。已。有善道。則思竭盡其忠。極言無隱。及其既退。君有闕失。則思補塞其過。進則復言。至於君有美意。則將順其美。助而成之。惟恐不及。君有惡念。則匡救其惡。諫而止之。惟恐或形。蓋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先其意。承其志。迎其幾。而致其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游不決。沮遏而中止也。一念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蔽不明。

遂成而莫救也。陳善閉邪。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戒於未然。止於無迹。此魏鄭公所以願為良臣而不願為忠臣也。為臣豈不願忠。蓋後世所謂忠。必至犯顏。敢諫。盡命死節。而後為忠。不知救其橫流。而拯其將亡。未若防微杜漸。為忠之大也。此龍逢比干之忠。所以不如臯夔稷契之良。而吾夫子亦以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為盡忠補過之至也。苟非君子。進則面從。退有後言。有美不能助而成也。有惡不能救而正也。激君以自高。謗君以自潔。諫以為臣。而不為君也。是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今以君子而事上。所以忠愛其君者如此。則君享其安佚。

臣預其尊榮。故君臣上下能相親也。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也。又引隰桑之詩。以言臣心愛君。雖在遐遠。不謂為遠。蓋愛君一念。常藏心中。無日暫忘也。遠者猶不忘也。而況於近。可不盡忠愛乎。

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

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父有天道，母有地道，王者繼天作子，父天母地，凡其所以事天地之道，亦不外事父母之道而已。天人幽顯之道，一也能事人，則能事神矣。事父孝，故事天明；能事父以孝，則其事天也。必明矣。事母孝，故事地察；能事母以孝，則其事地也。必察矣。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一句引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言其大者，義是中間事物。纖悉曲折之宜，董子所謂常經通義，亦是此意。惟其為

天之經也，所以事父孝。故事天明，惟其為地之義也，所以事母孝。故事地察。明字氣象大，聰明睿智無所不照。察則工夫細，文理密察無所不周。長幼順，蓋就事父母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推之。長幼尊卑無一不順，其序則人道盡矣。極其孝，則三光全，寒暑平，而天道清矣。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而地道寧矣。所謂神明者，即造化之功用也。事天地而至於如此，豈不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乎？此亦昔者明王之事如此。後之為天子者，所宜取法也。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因事父事母，孝二句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因長幼順一句，誰

無父母皆可為孝。誰無兄長。皆可為悌。又推而上之。不特事父兄為然。至於奉宗廟。事先祖。亦莫不然。但須盡吾立身之道而已。脩身慎行。此是事親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為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親。若其事宗廟。致敬其彰著。尤可見其實。皆自充吾一念之孝悌。而至其極。則其幽也。可以通於神明。其顯也。可以光于四海。其無所不通。故引文王有聲之詩。以贊之。嗚呼。是道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足以與於此哉。天人之道。昭矣。感應之理。微矣。讀是章者。必有以深體而默識之。

右傳之十章釋天子之孝。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名非君子所尚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人以好名哉。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苟沒世而名不見稱。則是終其身無為善之實矣。是以君子疾之。苟疾其名之不稱。當常恐其實之不至。而孜孜勉焉可也。夫子於此。廣其義。以終經言立身揚名之旨。謂為君子者。之於事親。苟極其孝矣。以孝事君。則忠故。

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敬事長。則順。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苟極其理矣。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故治可移於官。事君者。事親之推也。事長者。事兄之推也。居官者。居家之推也。根固者。葉必茂。源深者。流必長。膏沃者。光必燁。是以孝悌之行。成於內。忠順之道。達於外。君子務實。雖不求名。而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悌。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不惟譽藹於一時。而且名立於後世矣。舜在側微。又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和以孝道。是以帝堯聞之。四嶽舉之。天下君之萬世師之。豈有他哉。孝悌而已矣。所謂以顯父

母者。豈有過於此哉。

右傳之十一章。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因上章言以治家之道而推之於一國。此章又以治國之道而施之於一家。蓋閨門之內。恩常掩義。至於治國之道。則以義而斷恩。傳者之意。恐其閨門之內。狎恩恃愛。易以流於親愛昵比之私。故謂雖處閨門之內。一國之理實具焉。嚴父有君之道。嚴兄有長之道。妻子臣妾。即百姓徒役也。以此施之。則義有以制私。尊卑內外。



整整然其有條理矣。此實治國之要道也。

右傳之十二章。朱熹曰。此因上章三可移而言。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夫子教曾子。以孝。曾子一歎。孝之大。次問。無以加於孝。夫子皆詳告之。孝之始終備矣。惟幾諫一節。言之未及。曾子於是包攝夫子之所已言者。謂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凡此之道。則既得聞夫子之教命矣。敢問。為人子者。一以順從為孝。然則父母有命令。將不問可否。而悉從之。然後可以為孝乎。此曾子之善問也。慈愛如養。

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不近兵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見非而從。成父不義。有害於孝。理所不可。夫子故重言。是何言與。以戒之。謂以從父之令為孝。是何等言。不可。

以訓也。曾子本以從父之令爲問。夫子又推而廣之。自天子至於庶人。爲臣子者。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諍。故昔者天子必有諍臣七人。則雖無道亦可以不失其天下。諸侯必有諍臣五人。則雖無道亦可以不失其國。大夫必有諍臣三人。則雖無道亦可以不失其家。天子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善則億兆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故必有諫諍之臣。以救其過。而後可。古者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諍臣豈止七人而已哉。夫子姑約而言之耳。若次於天子爲諸侯。又次於諸侯爲大夫。國小於天下。其事必

簡於五人而可。家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下至於士。則無臣。未爲大夫。則無家。所有者。身所賴者。友。故士以友諍。則身不離其令名。父以子諍。則身不陷於不義。人之大倫有五。君臣父子爲之首。而朋友居其末。君臣朋友皆以人合。惟父子爲天屬之親。臣之忠愛其君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友之忠愛其友者。忠告而善道之。亦不可則止。若子之於父。無可止之義。故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起敬起孝。悅則復

諫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又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為者。自士以下。雖謂庶人。然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為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諉之諍。臣諍友可也。夫子是以總言之。曰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深矣。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所以結一章之旨。而終言是何言與之義也。爭義當從。諍諫之大者。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也。

右傳之十三章。朱熹曰。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

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居其首。則人間至樂。無有大於此者矣。一旦不幸而死。乖吾之大樂。豈不為大哀乎。吾之一身。父母生之。本同體也。存歿頓異。骨肉睽離。寧不為大痛乎。夫子於是申言孝子之喪其親也。哀痛之極。發於聲。為哭。其哭也不偯。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動於貌。為禮。其禮也無容。觸地局脊。不能為容也。出於口。為言。其言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為文也。服衣之美。有所不安。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無他人

子之心。念念痛親之死而已。豈復計吾之生哉。故寢苦枕塊。服衰麻。食溢米。苟延殘喘於天地間。已爲過矣。耳目之接口體之奉。尚何心乎。夫子故言此而結之曰。此哀戚之情。蓋謂此乃人心自有之情。非聖人強之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禮。三年之喪。三日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者。謂教天下之人無以哀死而至於傷生。雖毀瘠而不滅其性。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性中有仁。仁之發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父母存而愛敬之者。根於性也。父母歿而哀戚之者。亦根於性也。若以哀戚之過

而傷生。是性可滅也。性可滅。則生人之類滅矣。此聖人之爲政。所以爲生民立命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篋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而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之。人親之亡也。孝子之心。何有限量。然而遂之。是無節也。故聖人爲之。立其中制。不過三年。所以示民有終極也。其始死也。爲之棺以周衣。槨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將葬也。陳其篋篋。奠以素器。而不見親之在。則傷痛而哀戚之。其祖饒

也。女辭男踊號哭涕泣而不忍親之去則悲哀而往送之。爲墓於郊不可苟也。則卜之塚穴曰宅。墓域曰兆。必得吉而安厝之。此皆慎終之禮也。爲廟於家必有制也。則爲之。三年喪畢遷主於廟。始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此追遠之禮也。至於忌日不用。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念親之意。果何有窮已哉。此皆聖人之政。因人之情爲之。節文使過之者俯就不至者跂及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孝子之事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戚。生民之道。孝悌爲本。於此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爲大。於此備矣。至此則孝子之事親。其道終矣。人之情有所愛而所愛施於所親。一錢之錐視爲己物。必營護之。一飯之恩嘗爲己惠。必思報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母之德較之一飯之恩。孰小孰大。父母之身比之一錢之錐。孰重孰輕。尙能思報一飯之恩。營護一錢之錐。則所以思報父母營護父母者。宜知所盡心而竭力矣。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生事愛敬也。喪則致

其哀祭則致其嚴死事哀戚也。夫民幼者非壯則不長。老者非少則不養死者非生則不藏。人情莫不愛其親。愛之篤者莫若父子。聖人因天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教父以慈教子以孝使幼者得壯老者得養死者得藏。是以民不夭折棄捐而成遂其生日以蕃息而莫能傷。故孝者生民之本也。古者葬之中野厚衣之以薪喪期無數後世聖人爲之中制中則欲其可繼也繼則欲其可久也措之天下而人共守之此法之所以不廢人之所以無憾也。苴斬之服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皆出於人情不安於彼而安於此非聖人強之也。三

日而食三年而除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不以死傷生毀不滅性因人情而爲之節也。死者人之大變也。舉而歛之哀戚而奠之擗踊哭泣而送之措之以宅兆享之以宗廟時思之以祭祀情文盡於此矣。所以常久而不廢也。夫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則可謂孝矣。故曰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然夫子此書雖以授曾子而備言五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爲人上者又德教之所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母孝至末章

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是則孝者天地之經。人道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違。而獨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聖人之為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宰予學於孔門。親受夫子之教。乃曰。甚可已矣。又何怪齊宣王之短喪。漢文帝之以日易月。自是而後。習以為常。為人上者如此。何以責其下哉。尊信孟子。惟一滕文公。雖其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三年之喪能行者寡矣。文公獨有感於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之一語。排群議而力行之。

然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至於四方之來弔者。莫不大悅。其有禮。秉彝好德之良心。蓋甚昭昭乎。不可泯也。然則感人心厚風俗。至德要道。何以加於孝哉。

右傳之十四章。朱熹曰。亦不解經。別發義。其語尤精約也。

孝經終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



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

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

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慎。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 大學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

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

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

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詩云。股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股。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

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畢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



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

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

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

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 中庸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九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右第四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右第五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右第六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右第七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八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右第九章

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右第十一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右第十二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

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右第十三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右第十四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右第十五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右第十六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

之。子述之。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右第十七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右第十八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



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

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

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

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右第十九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右第二十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一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右第二十一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右第二十二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三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

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右第二十四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

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右第二十五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右第二十六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右第二十七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

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八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右第二十九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右第三十一章

詩曰。衣錦尙絢。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

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右第三十二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

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畢

論語序說

朱熹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穢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

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

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



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第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目次

教學	第一	凡六十二章
德行	第二	凡百四十章
政治	第三	凡四十七章
禮樂	第四	凡二十九章
時命	第五	凡二十章
品藻	第六	凡七十五章
警誘	第七	凡五十三章
志氣	第八	凡十三章
動止	第九	凡三十八章

毀譽 第十 凡十四章

計 四百九十一章

論語

教學 第一

藤澤南岳彙纂

人稱萬物之靈。而其與禽獸別者。其唯道之由而已。然而不教。則不悟。縱欲。則必違焉。故聖人主正德。興教化。率人性。以導之。使人盡其性。而世之背之者。皆陷為禽獸也矣。天下人士。何自甘陷禽獸之為。何自甘棄其靈之為。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以上學而

以上為政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

以上公治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

以上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

不復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

以上述而

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

其兩端而竭焉。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以上秦伯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四五十而無聞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

未可與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

以上子罕

以上字路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以上憲問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以上衛靈公

子曰有教無類。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以上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以上陽貨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德行 第二

百般行事皆原于德。利用厚生必賴于德。以美矣。立言立功必由于德以成矣。人世雖廣，人世雖繁，修德則其

以上子張



要舉而大綱定矣。不然則身且不可保耳。人知身之不可不保而不知其要而可乎。宜求之于此已。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以上學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君子不器。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以上為政

以上八節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

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

以上重仁

以上公治

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至矣。

而改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至矣。

以上雍也

以上述而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以上泰伯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悅乎。釋之爲貴。悅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以上子罕

以上先進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

曰。吾黨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

以上顏淵

梯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豎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不以道悅也及其使

以上子路

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以上憲問

舜其猶病諸。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上衛靈公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剛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

以上季氏

家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遜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亾。

以上陽貨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

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以上子張

以上堯曰

人皆仰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政治 第三

政治固非一道。審時勢。察土俗。而後化行。功成矣。雖然。聖言則巍疑純粹。万世所不可易者。存焉。若其小異同。則在後人運用之妙也。然而後世離道議政。舍德圖治者。是何心乎。內施于家。外發于國。非道德而奚之賴乎。斯之不察。判政教而國家不治。平豈可不省諸。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以上學而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上為政

以上八佾

以上里仁

以上雍也

以上泰伯

以上子罕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尚之風必偃。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以上顏淵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可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

樂。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

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

謂棄之。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子曰。吾之於入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以上子路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以上衛靈公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

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以上季氏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以上陽貨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以上微子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以上子張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悅。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



以上堯曰

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禮樂 第四

禮以敘尊卑。樂以和人心。近世人稍知感化之美。由樂以成。而不知齊不齊之妙在禮。何其不思之甚。夫禮樂也者。固治國之大典。是以聖語之於禮樂。致隆最重矣。

以上學而

以上爲政

又有兼及細微者。亦所以示重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三家之堂。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以上八節  
以上重仁  
以上述而

以上泰伯

無禮則絞。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以上子罕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以上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以上憲問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以上季氏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以上陽貨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以上微子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時命 第五

時運不一。而天之命人。亦自殊宜。不知命。不察時。則必壞其功。應運安分。則其志必成。宜誦此篇以自鑑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以上八佾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以上里仁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以上公冶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以上雍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

以上述而

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以上子罕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以上先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以上憲問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以上衛靈公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亡矣夫。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以上季氏

以上陽貨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品藻 第六

見賢思齊。見不賢自戒。此稽古之要旨矣。聽夫子之所品藻論議。以自勸自戒。乃稽古之第一義也。

以上為政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

以上八份

不攝焉。得儉乎。曰：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以上公治長

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以上雍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



以上秦伯

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以上子罕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閔子騫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

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

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

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

以上先進  
以上顏淵

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  
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  
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  
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  
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  
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如之何赤  
也爲之小相孰能爲之大相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以上子路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夏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子曰爲命禘誥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仁

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  
爲文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  
喪。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作者七人矣。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

以上憲問

公以上衛靈